



舉國
共棄
山鑄
蜀

舉國共棄之閻錫山（下集）

目次

個人之責斥

吳稚暉先生再電利閻謬妄

劉蘆隱先生報告閻錫山圖謀反動

何應欽先生電趙匡商

何應欽先生電梁糾閻

陳銘樞先生通電駁斥閻錫山

陳銘樞先生痛評閻錫山

劉峙先生電閻闢謬妄

何成濬先生對閻一再忠告

楊樹莊先生力駁閻謬論

李仲公先生剖析閻錫山倡亂的動機

各省政府之詰謫

江蘇省政府通電責閻

江西省政府通電閻嚴重詰責

安徽省政府通電閻謬論

下級黨部之仲討

上海市第一區黨部駁閻錯謬通電

上海市第二區黨部指責閻錫山

上海市第五區黨部通電駁閻

上海市第六區黨部通電聲討閻錫山

上海市擴大宣傳會議呈請中央明令討閻

福建閩清等縣黨部電請中央討閻

河南駐馬店市黨部電請國府懲閻

廣東汕頭市黨部通電伸討閻錫山

綏遠歸綏市黨部責備閻錫山

民衆團體之警告

南京市民衆團體警告閻錫山

杭州各界電呈中央嚴厲制裁閻錫山

江蘇省商民協會詰責閻錫山

上海市商民協會忠告閻錫山

江蘇省工整會斥閩禮讓爲國謬說
無錫縣工整會電閩嚴重詰責

海外僑胞之聲討

中央僑務委員會通電痛闢閩錫山

南洋各屬僑胞聲討閩錫山

美洲各屬僑胞聲討閩錫山

歐洲僑胞聲討閩錫山

澳洲僑胞聲討閩錫山

輿論之鍼貶

什麼是個人中心的武力

自欺欺人多言何益

檢查閻錫山錯亂的步法

上海民國日報

對閻錫山氏進一忠告

上海民國日報

對閻氏蒸電之商榷

山西民國日報

確定革命觀點

山西民國日報

封建思想的表現

中央日報

康有爲與閻錫山

文化日報

背叛黨國必做唐逆第二

中央日報

舉國共棄之閻錫山

革命先進之斥責

吳稚暉先生再電糾閻謬妄

太原趙次關先生道鑒，篠復敬悉，台駕卽臨，不勝喜躍，讀百公覆電，猶稱全體大會貽人口實，必須設法消除，才算止亂有方，百公已飲狂藥，令人震駭，今日反共極堅之黨，百公尚私憂竊歎，急望改良，乃忽欲歡迎全體被擯之準共黨，共與止亂，娘子關雖固，王少谷輩承汪陳等之策畫，挾其徒子法孫，授苦肉計而潛至，前年太原，最近河北，若曹况味，百公曾略嘗之矣。以總理之大無畏，自善操縱，不幸身歿，而繼起者多童騷之書生，亦欲飲鴆止渴，至令神州倏擾，大亂勃發而未發，百公自視能與世界騷靡同族乎？多年入定，曠戒忽動，甘願請君入魏，如其其勇，誠可駭詫矣，鄒海濱之徒，失職反復，不問主義，可憐也！消除口實，付託此輩，止亂乎？大亂乎？先生不顧神

州之陸沉，深切致意于百公，終求拚老命而急至，一天風雲，必頓歸平靜，切盼，弟吳敬恆叩敬。

劉蘆隱先生報告閻錫山圖謀反動

——在招待新聞記者談話會報告——

略謂：閻錫山自發蒸（十日）元（十三日）各電之後，今晨又有所謂養（念二日）電，其主張已由禮讓爲國，而變爲下野負責，由下野負責而變爲元老院，樞樞院，由第一屆執監委員負責，變爲一二三屆執監委員負責。再看其養電的簽名，拉有許多土匪軍閥，帝制餘孽在內。我們可知其主張，係在組織混統的政府，甚至變成宣統或帝國主義的混統政府，亦說不定。閻氏各電，表面上主張和平，實際上已經動兵；表面上說整個的黨，實際上已變成了土匪政客官僚軍閥帝國主義的領袖，閻自己便作一切反革命勢力之結晶。養電的簽名將領，除閻之外，冒名者很多，如滇川黔邊遠省分各將領，皆已表示擁護中央，且與閻毫無關係者，皆被冒名列入。即各省著名匪首，或久被解決之軍閥

亦被列入，內中主張仍爲國是國人解決之論調，實際上不外找出安福系研究系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段祺瑞等，及一般土匪而已。前者三院長給他的電報說：「何不請出朱毛」，不料現在果應斯言。閻錫山以爲憑他治山西的成績，便可以解決國是，但是山西的內容如何，據各地社會團體調查，山西的結論，閻錫山治晉方針，不外惡民政策；凡屬有用人才，或用巧妙方法送之出境，或設法使其吃鴉片烟，因爲一個人吃了鴉片，便沒有了。山西境內除鴉片流毒之外，還有紅丸白丸，全國各地毒品流行最甚者，要以山西爲第一，甚至大學生亦多有吸白丸，其所謂自治，便是仰賴一般鄉長村長四五十歲的鴉片烟鬼，自治內容，是使地方拿錢出來，使人當兵，以贖了供其犧牲。而這一般鴉片烟鬼的鄉長村長，便是爲其負責之人了。聽說他現在想組北平政府，以馮爲軍政部長，閻自己僅內政部長，其目的亦不外以治山西之法治全國而已。山西人民，毫無生氣，如以治山西的情形來說，又怎樣能號召呢？閻又以晉鈔通行於其勢力所及之地，以搜刮人民現金，剝削社會元氣，而他反說「革命是南方人征服了北方」；其實總理革命提倡三民主義，其目的係在挽救全中國及世界上之弱小民族，是要使中國之四萬萬同胞，及世

界上被壓迫人民，均要立於平等地位的。閻錫山治理河北，乃是封建思想的辦法。試看河北各機關非山西人不用，非親信者不用，河北一省每月要有五百萬現金流入晉省，由此可證明閻錫山是純粹用狹義的封建思想，來統治河北，反以此來攻擊革命，實屬笑話。現在閻已走到死路去了，勾結土匪軍閥以及專制餘孽，作澈底之反動，閻氏未有不失敗的。閻氏的虛偽甚於馮玉祥，即山西河北人民亦騙不到，何況全國民衆，他既不可以理喻，惟有讓全國人民來裁判他。拉上一股土匪軍閥來同我們講話，已經不配，而拉了土匪軍閥來講三民主義，更是不配。近數日來，北方民衆團體對閻之反動，很爲反抗，閻氏命令嚴厲檢查電報，已使社會不安，近更調兵遣將，使地方交通梗阻，故在閻氏統治之下，已屬暗無天日，現在北方言論，仍是一致贊助中央的和平統一政策，此次閻氏想利用西北軍作先鋒，他自己仍像烏龜頭一樣，不敢伸出來。這一種詭計，別人是很容易看破的，自然不願供其犧牲的，故閻氏敗亡，爲日已經近了云云。

何應欽先生電趙匡閣

太原趙隊長次離先生勸鑒：寒（十四日）電敬悉，國民革命成功，必須經過訓政，既爲黨員，即當負責，權利可讓，天職則不可棄，辛亥革命，總理位爲元首，尊榮已極。其後奔走流離，幾經危厄，奮鬥到底，至死弗渝，非不讓也。百川蒸（十日）電，只知個人敵視尊榮，而忘却對黨國民衆之責任，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當此民病國危，萬不宜再生糾紛，惹起內亂，百川果誠意下野，儘可逕自出洋修養，以息諠嘩，若欲爲民服務，則請擁護中央，共維國是，而濟時艱，庶幾磊落光明，不致以諛讓之美名，爲禍國者張目，先生公忠黨國，本君子愛人以德之義，希匡正百川臨崖勒馬，毋使爲政客所誤，致陷三晉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也，臨電不勝翹企之至，何應欽叩謝。

何應欽先生電梁紉閣

梁主任百川兄勸鑒：密，別半年矣，馳念奚如！百川素以擁護中央，維持和平爲職志，不圖此次竟假禮讓之美名，爲倡亂之主動，閱電驚詫，深爲惋惜！當此民病國危，若非和平統一，將何以安內攘外，圖存救死，百川對於大局，有何主張，儘可貢之中央

，有善必納，何用與師動旅，課國殃民，吾兄愛護黨國，弟所深佩，倘能糾正百川，臨崖勒馬，則仁言利溥，全國蒙庥，竊於兄重之矣，臨電不勝翹企之至，弟何應欽叩
 奏。

陳銘樞先生通電駁斥閻錫山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院長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路總指揮，各師旅長，各機關民衆團體，各報館均鑒，閱百川先生，老成勳奮，許身黨國，多難興邦，正期匡濟，而深居太原，每懷蹈晦，徒令吾人延佇警歎，馮慕風儀之日久矣，何幸近者蒸自通電，出其深湛之思，發爲冲遠之論，高懸遺物，錫已期人，汲汲思勞，有足多矣，然而銘樞區區有欲言者，蓋聞義以爲貴而行之之謂禮，恭敬節節以明之之謂讓，不順若於義不節節於己，則禮云禮云，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白不能以禮讓爲國，於禮何有？今之中國以一人一姓一家之天下，變爲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而此同人於門於野之全民，卽降大命於我，惟精惟一之同志，黨國一體，億兆一心，從政公僕，庶事百

儼念質義之在茲，宜克己以復禮，况我國府主席蔣公介石，荷全國之付託，受全民之職司，天下非私，一身莫主，豈可任意潛躍，自有其躬，年來整軍訓政，建設百端，方軌並行，立程謀遠，方當統治之未留，應切同舟之共濟，與言勸捨，甯不遠誠，泥古論今，尤所未達，黨是卽是國是，黨人豈異國人？黨是遠黨，國是遠民，名實何依，深心難喻，自頃數月，張桂諸逆，奔突於一隅，馮唐諸凶，蠟強於河洛，不諒和平，與我黷武，仗國威靈，後先瓦解，不於此時弘肩丕播，益勵厥躬，乃復拘牽禮讓之文，坐昧公侯之義，効身黨國之謂何？實難於人其易已；比者百川先生，亦曾投袂奮激，揚威中州，中央俾以北省之權宜，總戎之副貳，鏘洋大風，同人屬望，國民固未嘗敢以撝節之談，妄繩邁德，而先生不咎好亂煽心者之擾邦，乃獨翻其反而發矢無的，在野救國，理復何居？此銘樞所爲三復電文，繞室傍徨，憂心如搗者也，去年冬月，遼天冰雪，風毛扇野，兩血厲空，悼莫京之贈繳，感神州於魚肉，况乃誕客狂塵，騰播郡邑，扇風揚餓，拗怒投機，北平齟齬，莽蒼任自，長言永歎，不能造衷，所望同舟共矢，秉心塞淵，盛衰早逃，固敗惟媿，隨電不任憂伊恩款之忱，謹達以聞，陳銘樞叩巧。

陳銘樞先生痛評閻錫山

——在廣東省政府紀念週報告

各位同志：這幾天報載閻百川先生致蔣主席電，電文披露後，很引起一般民衆和中外人士的注意，似乎將有很重大不妥的事體發生，我雖然是一省的當局，對這電報之真象，也是不大明白，將來變化的結果，更不能預先測斷，不過全國社會上，既是都已注意，深感不安，我不能不就我的觀察，下個正確的批評。

現在的政府是國民黨的黨政府，我們批評閻先生這個電報，是要自己先站在國民黨和革命民衆的立場，做批評的根據。國民黨和革命的民衆，是新時代的產物，是前進的，不是平常陳腐倒車的東西，明白自己的立場和時代的背景，然後才可以把這件事體弄清，界線分明。閻電文中的意思，簡單提出兩點，第一他講以禮讓爲國，第二黨事還歸黨人，國事還諸國人。我且根據他的話站在自己的立場忠實的批評一下。

我的批評分三點：第一是非問題，就是明是非；其次利害問題；第三論大勢。

先就是非問題，閻先生提出禮讓爲國四個字，約蔣主席同時出洋，放手不管，讓人來幹。試問黨國大事是否可以當作一己的家私，一己所得的權利可以隨意予取的嗎？蔣主席是開國的首領，革命的事業，正待有能力有希望的蔣主席提綱挈領的來辦理來建設來統帥，全國人民也正需要首領依賴首領，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末蔣主席之以身許黨，以身許國，只有他的義務，實際是人民的一個公僕，本身絕對無權利之可言，禮讓兩個字，在這裏是用不着的。閻先生看做首領是權利，我們的同志，看做首領是公僕是義務，在他以爲我已得的權利拱手讓給他人，自居禮讓之名，可以感人動人，可以息爭端，我看現在這種時代，決沒有這回事可以感人的事。或者上古時代也許有這回事。閻先生之見解或許是古人的見解，祇可惜不合現代的潮流，革命的需要。上古時代所謂讓國者，是以天下爲私物，一個人在上面爲所欲爲，民衆不敢過問。現在不然，民衆都是主人，首領只是公僕，既是担任公僕的責任，就不能再說讓了，負了民衆的委託，負有革命的使命，不能說讓，也無權可讓，這是我的正面的解釋，贊賞之，在這時而言退，是違背潮流不合事實的。

再就關先生電文反面的意義來講，如果他是天良發現真心讓，其結果可以福國利民，到還不違背革命，但是我們就最近的形勢來看，他要葆主席退，退得脫身嗎？他跟着主席退，他又退得嗎？如果真退，除非把自己的地盤，自己的軍隊，交還中央，聽中央支配，我們現在把廣東和山西來比較看看：我們的同志為國為黨為中央鞠躬盡瘁，一絲一毫的力量不敢自私，關先生的軍隊，只是個人的軍隊關先生的地點，只是個人的地盤，盤據操縱，中央不能過問，在這種情形下面誰人都不能相信他是真心退讓呵。即令他一時離開本國，而地盤軍隊仍不肯放手，在海外用電報來指揮軍政，這又算得真退讓嗎？這是從反面來透視的心理。

在正面講，沒有深的意義，他的觀點，完全錯誤，在反面看，似乎好多古怪的意思含在裏面，欺騙旁人，他這種議論的是和非，明白的同志，一看就明白他的錯誤，不值一駁，不攻自破了。

其次利害問題，本來事業，不是計較目前的利害而是要注意到永久的成功，總理革命四十年，那一天不是失敗，到現在才收得一點效果，是這樣才有革命的眞價值。蔣

主席繼承 總理的遺教，不畏難，不苟安，不急功近利，慢慢的把革命的主張條件的實現，許多的禍亂，一天天的削平，在清黨以後，兩年之間，大亂頻仍，反抗中央的事，不知有了多少次，大家很替中央担心，其實中央行所無事，舉重若輕的，一一截定了。現在革命的力量，愈加雄厚，無論若何反動，蔣主席一手應付有餘，必能立時消滅，無論若何搗鬼，終逃不了中央的明察。這次閻先生的電報，如果萬一發生不好的變化，以我們革命的經驗，和革命的力量來看，本絕不要緊，絕不相干，即令時局發生變化，對於廣東後方的事，有我們大家維持，了無牽掛，直接的可以使廣東安若泰山，不受影響，間接的可以紓中央南顧之憂，決不會搖動到這邊來，這是兄弟敢大胆的把這次閻電發生出來的，對於中央和廣東的利害關係，昭告大家和民衆們，大家明白這個關係，自然可以放心了。

第三就大勢來講，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現在漸漸的打破了，革命勢力一天天的增長增高，革命的民衆浩浩蕩蕩的向革命成功的道上走，這是新時代的潮流，和革命民衆的需要。若還要倒轉頭來，不替時代，不問民衆，保守自己舊的腦筋，舊的思想，即令

不是有意騙人，也是大勢不允許的事。我們看自從總理逝世後，革命有了驚人的進步，亂子一件件的削平，國際的信用，一天天的增加，在這種革命大力起來以後，什麼障礙，什麼舊的勢力，不能阻止我們，拿世界經過革命的國家歷史來看，都是這一個公例。現在的中央政府，是代表中國國民黨，順着這個大勢，向前進的一定可以成功，違反這個公例的，一定會消滅覆亡，明白這個大勢所在，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我把閻先生的話分做三點來批評，已如上述，還要把他說國事還諸國人，黨事還諸黨人的話，站在黨的立場來補充解釋幾句：吳佩孚從前已講過要開國民會議，以解國是。國是在那裏？我們現在既是黨政府，對於總理遺留的黨綱和政策，當然應該認識清楚，總理是要以黨救起垂危待斃的中國保姆自居，訓練民衆，使民衆能行使民權，才放心把整個的國家交給民衆。總理有軍政調政憲政三個時期，說得十分明白，現在閻先生講什麼是國什麼是黨，黨國分爲兩事，弄不清楚，如果閻先生的話對，吳佩孚的話也對，總理也不用費畢生的精力去革命了，我們要知道閻先生的意思，根本錯得很，所謂會議，所謂國人，不過幾個巨頭會議而已。

最後，我還要堆論疑句，閻先生一定很是自負，如果一口斷定他是騙人，也未必盡對，這位老先生，自從有民國就有他，經過多少大事，政體變過幾次，而閻先生還是安然無事，保存固有的地位，這也是有點與人不同的地方，他的爲人和見解，兄弟也略略知道一二。這位先生，自從在山西與世不通問問，故步自封，絕不見有新的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講舊學，受他尊崇，二十年來，山西充滿了儒釋道三教九流的風氣，和似是而非的學理，新一點的文化，簡直不進到山西，我的朋友，也有兩三個在那裏，或者是主張以禮教治國等率舊的籠統的灌輸，鋼廠已深，種毒愈甚，他所說的話，并不完全是騙人，實在是受了三教九流之毒，他的病根就在這裏。兄弟近來很少講話，今天因爲發生這件事體，影響很大，結果不知不覺的說了這些。這一點意思，或者可以達到閻先生的清聽，大家相悅以解吧。

劉峙先生電閻開謬妄

太原閻副司令鈞鑒：總理有訓，革命黨有自由，革命黨員無自由，凡屬同志，一

受黨命，動靜語默，出處進退，均當奉此爲圭臬，絕無迴旋猶豫之餘地，邇聞我公有禮讓之說進於介公，擬請同時休息高蹈遠引者，竊期期以爲不可，介公與我公獻身黨國，同膺艱鉅，既非個人之身，決無個人之自由，乃我公不待中央允許，約與偕去，黨紀之謂何？責任之謂何？至若禮讓之說，在舊觀念誠爲美德，然論禮讓於革命未成功之日，實有未宜。蓋革命者之天職，負有爲國家求生存爲民衆求福利之重大使命，只有勉盡義務，奮鬥犧牲，以冀最後之成功，決不得放棄責任，中道首去，我公勸以禮讓，實未解革命者之責任，且誤以義務爲權利，欲以身許國，欲以身負黨國重任之人，放棄責任，恐不至助亂長奸不止，自古逸誤國，史不絕書，現值革命尚在嚴重時期，謬託禮讓，實行推諉，脫非自誤誤國，抑又何辭，當民元之會，總理因別有苦衷，讓位袁氏，舉國歎頌，歎爲美德，卒之袁氏叛逆，國統中斷，輕言禮讓，害竟至此！言之痛心，今者內亂未平，列強環伺，民衆之痛苦未除，國家之大計未定，我公勸與同去，置國家安危民族存亡於不顧，揆諸同志仍須努力之義，何以自安，又聞我公以粵滬分裂，三全異議，主張召集一二三各屆執監，解決國事，藉以付托，尤爲謬誤，夫三次全會，係遵照黨章

，一沿舊例所產生，若非反動份子借題發揮，斷無異議，乃我公未加揣度，又欲延長時間，擴大空間，於特別委員會之後，別創新例，另立名目，愈啓糾紛，藉以長亂，黨國前途，尙堪問乎，竊以爲當此革命嚴重時間，凡屬同志，欲圖革命之完成，惟有嚴守黨紀，同負責任，擁護中央，推行主義，於積極中力盡義務，繼續奮鬥，不宜於消極中放棄責任，巧爲規避，更不宜別具懷抱，以退爲進，淆亂觀聽，搖惑人心，應足收和衷共濟之效，無愧於革命者之責任，我公老成持重，深謀遠慮，國計民生，久在洞鑒，用特奉陳，詞意鯁直，尙希垂察，黨國幸甚，劉峙叩皓。

何成濬先生對閣一再忠告

何成濬電閣，承示組織元帥府及機樞元老等院，以鎮亂之方禮讓爲國，洞息仔肩以止亂，實係好亂之策，舉國譁然，竊恐亂未止而公自身已爲厲之階也，濬與公會共患難，深願公保持固有態度，在歷史上留一優美成績，故不憚爲公道苦口之言，立異鳴高，以退爲進，純係官僚政客陰謀煽惑之手藝，絕對不能見容于今日，公加遵照中央命令，

別謀解決時局之途徑，濟雖摩頂放踵，亦當爲公謀萬全之策云云。

楊樹莊先生力駁閻謬論

（銜略）均鑒：頃讀胡譚王三院長致閻百川先生別電，詞嚴義正，佩仰實深，民國統一，歷茲三稔，海內嗚呼望治，乃軍閥好亂，初爲意見之爭，繼以兵戎之禍，此仆彼繼，連歲靡甯，介公本意和平，不得已訴諸武力，天相黨國，次第救平，正宜共濟時艱，努力建設，乃若謬託名高，動搖視聽，名爲禮讓，實啓紛爭，所望有地方之責者，獨除一己之私，各盡當然之責，實現訓政，以造邦基，誰生厲階，卽成公敵。樹莊效忠黨國，憂患躬嘗，心所謂危難安緘默，區區申臆，伏乞公裁，楊樹莊叩皓印。

李仲公先剖析閻錫山倡亂的動機

——在國府交通部紀念馮鴻烈——

今天有一件事，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兄弟當提出報告一下。這件事，是近幾天來發生的，想大家都已知道，就是在本月十日，閻錫山忽然「青天一雷」發了一個電報，道

個電報發出之後，正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閻百川又有問題了」——閻電內容，最重要的有二點：（一）是主張戡亂不如止亂，而止亂的方法，則非常簡單而且滑稽，也可以說非常巧妙。就是要扯着爲黨國負責戡亂的人——蔣主席同他一同下野。（二）也學過去改組派桂系以及一切反動派的口吻，對於三大大會略加批評，主張合三屆執權來担负黨國的責任。他這主張的荒謬，已經有胡譚王三院長給閻的電報，和吳稚暉先生給趙戴文的電報，指駁得異常精闢，不必再加評判。我以爲我們應該對閻錫山這個電報，還要加以進一步推測的；——就是所以敢於突然發這個電的動機和助力，及其預定的辦法和目的，究竟在什麼地方？據兄弟看來，閻錫山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穩健的人。那麼何以在全國一切反動派已經消聲滅跡，全國軍事已經告一段落的時候，他突然打一個所謂止亂而實造亂的電報！對於已靜的時局，又來推波助瀾呢？照他的主張，簡直是表示附和改組派，桂系，乃至一切反動派，不過那些說得硬些，他說得軟些罷了。但是，他既滿腹同情甘心附逆，何以他在前兩個月，不明目張胆的附和改組派桂系以及一切反動派，齊向中央攻擊，偏要等到一切反動派一個一個地失敗之後，才起來拾那反動派的唾餘；踏那反動

派的覆轍呢？由這一點，我們就知道他的動機，完全由於政治野心的衝動。什麼一同下野，禮讓爲國，簡直是你去找來。而且他的深謀遠慮：如在幾個月前，拿出這個主張，便是爲改組桂系乃至種種反動派說話，那麼他畢竟是一個改組派桂系及一切反動派的附和者。他覺得做了一個附和者，一定於他無益，所以當時他還是等着機會，到現在桂系改組及一切反動派已經相繼消滅了，他就居然起來說話了。他的意思，是想等那些反動勢力消滅了後，我再出來發動，這樣一來，我不但不是他們的附和者，並可以使那些反動派的殘餘分子和勢力，來附和他，這是他陰謀之一；再則閻錫山，終究是反對中國國民黨反對三民主義反對國民革命成功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勢力並不是國民黨。他不脫封建的思想舊有的信念本來的面目，對於桂系改組派，他們終不是好相識，如以他們一改組派桂系：：等的殘餘勢力作基礎，將來無論成敗利鈍，功魁禍首，終到不了他的頭上，所以他的計劃，還是要糾合起從前在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政學系，以及一切失敗落伍的軍閥官僚政客，由他領導着造成從前的北洋局面，纔是他的本旨。所以我們斷定他這一次倡亂的動機，完全是政治野心的衝動。而所以推動他切

長他的，便是一般反動的殘餘勢力，尤其是舊的反動勢力，我們既尋出他的動機和他的助力，我們就可以推測他的辦法和目的是怎樣？他根本反對本黨，但同時他也樂得利用本黨的叛逆，來做他的工具，替他張目，增厚他的力量，所以他就用雙管齊下的方法，一脚仍然踏住本黨，拿着本黨旗幟來吶喊，以集合叛黨的勢力；一脚則站定舊有的營壘，抓住北洋派，以及其他的舊黨派，來作擁護他的根據，把這些腐化的惡化的複雜殘餘勢力集中在他指揮之下，來和中央宣戰，這就是他的手段，策略和辦法，而最終的目的，前幾天閣的北平機關報「新晨報」，有一篇社評內說：「蔣主席是 總理的信徒，就該效法 總理讓位於袁世凱」，有了這一段如見其肺腑然的話，我們更很明顯地知道閣此次發動的用心所在了。但是時局儘管嚴重，我們只要拿出清晰冷靜的頭腦來，就過去的歷史仔細的觀察一下，就可以推測出他的將來畢竟是和一切反動派一樣的結局，我們知道自從北伐以來，在不斷的革命進程之中，經過了若干次數的戰爭了，這種種戰爭，分析起來，可以概括的說一句：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革命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成功，反革命的勢力，自然一天一天的失敗；革命越是成功得快，反革命者越是消滅得快。

。反革命者，在這不斷消滅的過程中，除了團結起來，作最後的掙扎，也沒有別的出路，這是一定的趨勢，從北洋軍閥以至桂系，唐生智等之相繼的崩潰，都是經過必然的途徑，閻既甘心離黨叛黨，反對國民革命，而且要去倣北洋派的舊文章，那麼，他的結局自然也是走北洋派，桂系唐生智那條舊路，這是無可置疑的。閻居然是個國民黨員，而且是個中央執行委員，既不遵守總理遺教，不奉行本黨主義，反抗中央的決議，當然是一科本黨的叛徒。他還要拿着本黨的旗幟，做他的掩飾品，遮面具，倡什麼「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公諸國人」的謬論，他所以發這種荒謬滑稽的議論，明明是要把黨和國截成兩段好來實現他由脫黨而過渡到篡國的陰謀。兄弟前幾月在西南考察，就看出閻錫山居心詭異，回京後，會密陳當局要注意他，果然不到兩月，他的陰謀完全實現。好了，我們等着他的陰謀實現罷！我們現在固然希望閻錫山趕快的覺悟，但這希望恐怕終是失望罷！到得不能挽救，中央自然也只好實行革命的任務，加以嚴重的制裁在這嚴重的時局下，還望各位同志於冷靜中加以注意，這就是今天兄弟報告的一點意見。

各省政府之詰謫

江蘇省政府通電責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鈞鑒，各省市政府黨部，各軍長均鑒，閱報悉閻百川氏，於時事有所指陳，而循其主旨，竊有未喻，夫禮讓爲國，先民陳言，時異制殊，何能執舊說而忘國本，總理遺訓以黨治國，黨事外無國事，國事外亦無黨事，今乃倡爲異議，何異取消根據三民主義所建立之民國，而分化黨國耶，已往叛逆之徒，禍危黨國，中央忍痛討伐，絕非黷武殃民者可比，昧茲不察，訛言禮讓，何以爲國，蔣主席受黨國委託重任，去留之間，個人絕無自由，又豈一二人之私意可以要約，閻氏爲黨員，設有挾中央之命控據地方挾地方之勢藐視中央者，閻氏且應律以黨紀，繩以國法，不應長叛逆者之野心，而空談禮讓，難言龐與，爲政之蠶，是非之辯，不可不嚴，務望洞察癥結，一致主張，擁護中央，速謀統一，黨國前途，庶其有濟，謹布區區，於候明教，江蘇省政府叩印。

江西省政府電閻嚴重詰責

文曰：側聞先生近日言論，羣情惶惑，敢質所疑，先生受國民政府之命，位高望重，繫天下之安危，故古人事必三思，出言求慎，矧在先生，甯忘興邦喪邦之誠，禮讓之說，本持以律躬，先生滯滯國門，屢言去而不去，徒欲用為威脅之資，豈敢聞教，吾黨革命救國之主張，竊意先生已能耳熟，吾黨同志，方謀努力完成其使命，今先生假禮讓之名，行背叛之實，師莽操之故智，愚今日之人民，掩耳盜鈴，抑何可笑，國民政府主席蔣公，在黨則受全黨同志之付託，在政則秉國民政府之鈞衡，在軍則實司全國軍隊之號令，為革命之元勛，為國人所愛戴，今先生欲憑個人之意見，推翻黨議，欲憑個人之好惡，掀起政潮，欲憑個人之武力，威脅長官，欲拂民衆之主張，劫持輿論，此皆舉世認為大冒不韙之事，而先生悍然為之而不疑，非一時自蔽其聰明，即為左右臂小所鼓惑，自先生之發此議，天下洶洶，談者色變，狂潮激盪，可為寒心，爰進逆耳之言，願作臨崖之計，是非順逆，幸熟思之。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委員王尹西陳家棟張斐然蔣賢路孝忱林支宇熊育錫黃伯忠同叩齒印。

安徽省政府通電闢閣謬論

（銜略）頃讀三院長覆閣百川氏巧電，義正詞嚴，至深欽佩，國家頻年多故，皆由是非不明，野心好亂之徒，每次稱兵叛國，必先毀規亂政，蔣主席受全黨同志全國人民付託之重，不辭勞瘁，力任艱鉅，正欲削平禍亂，鞏固國基，閣氏身為黨員，宜喻斯旨，今乃不咎奸人之造亂，轉欲挾蔣主席以下野，擅發通電，倡為異議，使舉國為之惶惑，蔣主席一身之責任，繫黨國之安危，絕不能憑一二人之意志，以為進退，閣氏此電，名曰尚禮，實則召兵，名曰崇讓，實則長爭，幸三院長洞察癥結，剴切糾正，凡我國人，務望毋感謬言，主張正義，一致擁戴中央，維護國本，并以促閣氏日後之覺悟，黨國前途實利賴之安慶省政府叩養印。

下級黨部之伸討

上海市第一區黨部駁閣錯謬通電

電云，全國各報館各級黨部暨各民衆團體均鑒，頃見報載，閣百川同志蒸電蔣介石同志，有「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以禮讓為詞約蔣介石同志下野」等語，披讀之下

，島勝惶駭，以黨石國，總理早已規定，若黨而離國，則黨即失其作用，國而離黨，則國即無平治之望，烏得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劃分黨國爲二事耶，以受四千餘年封建政治束縛之全國民衆，信神信鬼，不識不知，非加以長期訓練，豈有公決國事之能力，中央規定六年訓政者，其苦心卽在於此，當此訓政開始，應極其全力，訓練民衆，行使四權，使民衆俱有管理國政之能力，然後國事還諸國人，閩同志身爲黨員，服膺主義，豈不知之，乃無端發此荒謬之論，淆惑人心，若非別具心腸，何得無的放矢，律以黨紀，應即受嚴厲制裁也，又在此訓政開始百端待舉反動份子前仆後繼搗亂黨國禍害人民之時，全國民衆，正渴望蔣介石同志本大無畏之精神，努力爲黨平亂，以期革命大業，早日完成，民衆痛苦，得以解除，而閩同志違反民意，以譏讓爲詞，約蔣同志下野，夫權利可讓，義務無辭，此其所云，不致自破，顯係受人利用，利令智昏，不惜名譽信用之犧牲，發此狂詞，更何足可見也，蔣同志爲黨犧牲，早具決心，雖餘一槍一卒，亦決奮鬥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誓，早在國人耳目，斷不致以濫言相加，而屈其志，勢利相迫而動其心，本會除一面電請全國同志同胞一致努力反閩閩同志蒸電之荒謬外

，一面更籲請蔣同志一本革命之精神，與意圖搖動國本者周旋，以擁護黨國既定之大業，本會誓當領導全體同志，爲後盾也。（下略）

上海市第二區黨部指責閻錫山

電云，報載閻百川同志連日迭電中央蔣介石同志，倡爲危詞高論，聳人聞聽，約其大旨，厥有兩端，一曰甯漢分裂三全異議，現宜集合三屆執監，以爲救濟之方，二曰武力肉搏，兵士怨望，武力統一，實不足恃，宜以禮讓爲國，邀約蔣同志共息仔肩云云。閻同志在黨日淺，對於黨的認識，或尙未能澈底的瞭解，本黨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森嚴紀律，載在黨章，閻同志不能以命令代法律，更不能以個人的言論推翻本黨的黨紀，第一屆第二屆中央委員的職權，早已隨二全大會三全大會閉會之日而滿期，設使以閻百川同志的一紙命令可以召而復活之，則三民主義總理遺囑，或將有待於閻同志的修正，荒唐悖謬，於茲爲極，此有待於糾正者一也，蔣介石同志自出師北伐以來，功在黨國，舉世公認，最近受中央委託，逐漸掃除一切反動，以一身繫黨國的安危

，爲本黨唯一革命的領袖，凡爲本黨黨員，皆應當一致擁護，乃閻同志以禮讓爲名，竟邀約蔣同志共息仔肩，真不知何所設心，值此內外未安之局，吾黨不能一日失此重心，卽不能一日無蔣介石同志以爲領導，用禮讓以爲和平交際的酬酢則可，用禮讓以爲推諉負責的遁詞則不可，且武力統一之不足恃，固不待閻同志而言之，總理遺教，揭發和平統一，早爲吾人所憬省，但值此危機四伏叛逆時起之時果無武力以救平之，是何異於束手待斃，徒標異論，罔切實情，此有待於糾正者二也，今幸蔣介石同志明於權力義務之分，不爲閻同志之謬論所動搖，並幸本黨各地黨部，各位同志，一致反對閻同志的主張，而愷施以批評，邪正是非，難逃公論，黨綱嚴重，未許罔言，尙望閻同志過勿憚改，幡然悔悟，亦黨國之幸也。（下略）

上海市第五區黨部通電駁閻

甲，全國各報館均鑒，頃致太原閻百川同志電，文曰，百川同志大鑒，際此軍事暫告結束，而訓政急待實施之時，本黨同志，全國民衆，亟應協力同心，建樹黨國大業，

完成。總理遺志，不料閩讀同志蒸電，乃有相約本黨領袖蔣介石同志下野之說，讀悉之下，不勝驚異，溯自總理逝世之後，蔣同志遵奉遺囑，繼起北伐，計及二載，全國統一，雖曰將士之努力效命，然亦是蔣同志之身先士卒，督戰得力，當其時共逆竊竊，而有甯漢之分裂，孫賊南犯，釀成龍潭之戰役，倭奴寇酋，發生五三慘案，三大大會之將告終結，正是桂系軍閥之竅黨禍國，總理奉安之將始舉行，而馮系軍閥又效桂系而再起，最終如去歲之寒冬，改組派勾結各反動勢力而大起叛亂，此數年來，黨國基礎如風雨飄搖，民族危亡如千鈞一髮，如斯環境，誰敢出而應付以維持大局。惟有蔣同志，本黨員之革命精神，抱世界大同之偉志，竟能力挽狂瀾，作中流之砥柱，救民衆於水火，建黨國於磐石，有利民衆，有功黨國，事跡俱在，庸歌頌，况今國事初定，百端待興，舉國民衆正期望將同志負起仔肩，努力黨國，同志獨唱異說，以禮讓爲國相約下野，高蹈隱退，實屬難解，是否懷有二心，巧弄手段，欲反動禍焰之再熾，使國家糜爛而無餘，世豈有以亡國滅種而稱快乎，本會同人爲民衆利益計，爲黨國前途計，不得不電告同志，嚴予糾正，並盼深自悔悟速即辯明，否則本革命之手段而與同志週旋矣。

乙，（銜略）讀晉閻蓋電，「竟有黨事付諸黨人國事國人公決禮讓為國在野糾正國事」等之謬論，擾亂人心，破壞黨國，莫此為甚，查晉閻為中央委員兼國府要職，責任何等重要，乃竟違反黨國所服膺之信條，效法帝王，視國事為私有要脅本黨領袖蔣同志下野，意圖一電造亂，得逞野心，實禍目無法紀，殊堪痛恨，本會除率領全區黨員民衆擁護中央，督促蔣同志負責主持黨國，並呈請中央嚴予訓斥晉閻囑速悔悟認過外，特電全國，共開怪論。（下略）

上海市第六區黨部通電聲討閻錫山

電云，銜略，國民革命將次成功之今日，而封建思想結晶之閻錫山，居然暴露其狼心狗胆之假面具，而欲糾合反革命之大集團，以與三民主義之革命政府相宣戰，此誠和平統一上之最大的暗礁，然實本黨宅心寬大，遇事優容，而所養成之惡果，故瀾玉祥，唐生智，李宗仁等之叛逆，或以為飢依飽飛之盜賊的慣性，吾人則以為本黨除惡未盡之唯一的癩毒，閻錫山等之作亂，或又以為地盤匪愆之所驅策，吾人則以為彼獠不識本黨

深仁厚澤之負恩的反動，今逆蹟既以昭著於世界，則大張撻伐，撲滅此獠，雖可達食肉
裹皮之重懲，然吾人猶嫌其過晚，蓋閻氏之山西主義，已養成十餘年之根蒂，故倒行
逆施之毒電，亦不過哀的美敦書之一種表現，而決非蓄謀叛亂之主動日，使再不迅速誅
討，則閉門縱虎，虎將反噬，不獨無以救水深火熱之困民，且將無以慰犧牲健兒之夙願
，當機立斷，勢不得不有厚望於我賢明之中央，况閻氏罪惡滔天，擗髮難數，姑就榮華
大者而言，則有下述者，一，『櫻榜禮讓挾持主席』世界革命之唯一的信條，胥以担負
責任為起點，故本黨之建國未完，不獨蔣主席不能卸責，即未經黨國罷免之閻錫山，亦
不能卸其責，乃不可卸者，而竟假禮讓之虛名，作要挾之工具，喪心病狂，乃至於此，
良可痛恨，夫讓可治國，則王莽讓恭，何以寡漢，獻帝掛讓，何來逼宮，况季札遜位，
而吳宮政變，禍起蕭牆，我總理推位袁氏，而頻年內亂，至今未熄，懲前毖後，亦唯
有打破口頭退讓皮裏切掠之偽局，而別開直接負責之光明途徑，方為我革命同志所應有
之認識及努力，不料革代落伍之偽禮讓，而閻氏竟引為治國之方針，且藉此以挾持我唯
一革命領袖之蔣主席，似此情形，不特重演督軍團以下犯上之舊劇，且將造成逆鴨時命

潮流之嚴重的形勢，此不得不請求中央之迅予誅討者一也，二、「託辭下野暗施破壞」素以滑頭著名之閻氏，本不知革命為何物，故頻年內亂，閻氏恆坐收漁人之私，而養成尾大不洩之新局面，例如彼猴之在鄭州時代，曾要挾中央，發給二千萬元，故其結果，遂使統一財政，大方針，而破壞於整理山西金融公債之一舉，卽此一端，亦足爲反革命之唯一鐵證，而應上斷頭台者，况經一次之內亂，而中央必被其敲詐若干軍火及資金，故閻氏之敢於作惡者，並非閻氏之野性難馴，實中失受其欺騙而不及早覺察耳，今鬼蜮技倆之蒙皮已破，則站在隔岸觀火之民衆，恐猶有鳴鼓備攻之義舉，况吾人乎，加以彼獠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既不知審度時勢，躬自隱諱，以求我國民之諒解。乃於藉口與我之下，而高唱下野負責之謬說，此尤令人忿忿不平者夫野既可下，則責將安託，責既未存，負從何起，今閻氏既不欲效忠黨國，則潔身求去可耳，何下野負責之足云，况以退爲進，完全爲隱身內幕，操縱政局，憑藉個人，支配武力之一毒計，而突不可平視視之。西哲云，「草莽中之狄克推多，乃民治主義之露賊」，今吾人方欲完成二民主義之美滿的革命，詎容此狼子野心之民賊，尙有雍容作地方王之餘地乎，此不得不請求中央迅

驟與討者二也，三，「破壞黨治擾亂國紀」以黨治國之唯一的基礎，乃建築於完全民治精神之磐石上，而決非我，總理自由製造之主張，試以歷史言，我國革命者幾何次，而成功者安在，法國過去之革命者又幾何年，而成功者又奚若，就往蹟以推求，方知未經訓練之民衆，可以成破壞，而不可以完建設，故我總理積四十年之苦心的經驗，乃有訓政時期之規制，此等偉大表現，固非頭腦冬烘之閻氏所能洞悉，然吾人既欲完成建國救國治國之三大責任，決不容此似是而非之荒謬的理論，存在青白旌旗之下，故閻氏黨人治黨國人治國之主張，不獨違背總理遺教之真精神，而爲黨國服務官吏之所不應有，卽降千萬級以相求，亦不容許國民革命尙未成功之今日，而使領導革命之黨治的基礎，而有動搖的危險之可能性，况閻氏身爲黨員，亦同負推進三民主義之義務，奈何數典忘祖，而欲廢棄黨治耶，加以閻氏主張之紕繆，更有所謂糾合三屆執證，共同解決糾紛，並設置樞密元老院之妄舉，此尤背逆黨的紀律，而自處於太上總理之優越的地位，尙不嚴重懲罰，則黨紀的生命，以及國法的礎石，均將斷送於太原公子之一紙電文中，事之危險，殆無倫比，此不得不請求中央之迅加誅討者三也，吾人綜合上述三者，益知

負固不服之閻氏，除斷絕其政治生命並剷除其根株而外，絕對無寬恕之餘地，况據消息傳來，晉方逆軍，已有侵入山東之叛證，則爲完成革命戰線計，爲消滅軍閥政治計，爲保全中央威信計，爲鞏固黨的基石計，爲撲滅反動勢力計，更不得不希望中央，立行征討，同時還望我一班民衆在公同救國之戰線，來撲滅此反革命大集團之唯一的公敵，上海特別市第六區黨部執行委員會叩頌。

上海市擴大宣傳會議呈請中央明令討閻

（上略）年來內訌迭起，外患交乘，民困財盡，覆亡堪虞，乃自唐逆削平，國內封建勢力已漸次消滅，舉國人民，方謂此後和平可期，統一能成，共相慶幸，詎料閻錫山一本其北洋軍閥之野心，竟敢在此喘息初定之秋，倡言叛亂，劫持輿論，舉世所認爲大不韙謀事，彼竟悍然爲之而不疑，查革命軍人，首宜恪守紀綱，服從中央，一本和平統一之旨，同之鞏固黨基，以禦外侮，而閻錫山竟倡禮讓爲國與蔣主席相約下野黨事付諸黨人國事付諸國人之謬論，迫脅元首，反抗中央，叛黨禍國，陰謀顯露，夫本黨之主張

，以黨治國，乃遵守 總理遺訓，蓋 總理根據客觀環境，及數十年革命經驗，倡爲是說，欲以確樹民權之基礎，而達真正民主之目的，乃閻氏以爲黨治不利於其軍閥割據之野心，遂高唱國事付諸國人之說，名爲禮讓，實啟紛爭，况中央爲迫於事勢，不得已而用兵，閻氏竟謂武力統一，肆口狂吠，淆惑聽聞，至於斯極，如此目無法紀，危害黨國，不加撻伐，國焉得甯，爲此呈請鈞會，轉令國府，迅頒明令，大張撻伐，務使老奸巨滑之閻逆，指日盪平，以伸紀綱，而蘇民困，本市民衆，誓爲後盾。（下略）

福建閩清等縣黨部電請中央討閻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各總黨部，各省政府，各總指揮，各軍師長，各報館暨各社團均鑒，自閻錫山蒸電發表，主張『禮讓爲國，』舉國上下，人心惶惶，均認此舉，不僅爲虛偽謬談，且有礙於中國真正和平統一，竊本黨革命，係負有歷史重大使命，與臻世界和平之義務，閻錫山位屬國府委員，應如何兢兢業業，完成本黨之使命與其應盡之義務，方不負中央倚畀之殷付託之重，乃於西北叛將初肅清之際，遽倡個人

別有懷抱之高蹈，矯情文節，翼圖篡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名爲「禮讓爲國」直等於禮讓亂國，其虛偽陰鷲，莫此爲甚，又其一「國事由國人解決，黨事由黨人解決」一語，公黨國爲兩途，置總理以黨治國遺訓於不顧，喪心病狂，荒謬已極，黨紀國法，均所不容，爲此電請中央迅予討伐，並希國人一致主張，以息反動，而奠黨國，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閩清，思明，晉江，甯德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同叩巧。

河南駐馬店市黨部電請國府懲閻

電國府蔣主席云，閻逆錫山貪饒成性，狡詐爲懷，割據燕晉，破壞統一，今已國窮七現，原形畢露，竟敢擅發強詞奪理之謬論，以遂割據一方之野心，稍有血氣，靡不變指，此猴不滅，黨國何存，敝會誓率全市黨員民衆，爲主席後盾，滅此朝食，以竟全功，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駐馬店市黨部叩印。

廣東汕頭市黨部通電仲討閻錫山

原電如下，當茲軍事粗平，斯城滿目之時，苟真心愛護黨國者，應如何擁護中央，

擁護蔣主席，實施編遣，完成訓政，蘇民之喘息，而養黨國之生機，乃馮張桂唐諸逆，雖告肅清，而包藏禍心之封建軍閥閻錫山，仍然不自覺悟，甘蹈馮張桂唐諸逆之覆轍，跋扈恣睢，威脅中央，甚且於中央討逆之際，則妄倡和平，暗送秋波，居心不堪問，叛跡日益昭著，中央縱以寬大為懷，曲予寬容，無如彼冥頑之徒，跋扈日甚，苟長此以往，不特本黨主義政策無由實現，即黨國紀綱，亦被其破壞無餘矣，職會以姑息足以養奸，討逆尤應澈底，迫切電懇，對於一切餘妖殘逆，迅予澈底肅清，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而奠黨國萬年之基。

綏遠歸綏市黨部責備閻錫山

閻副司令鈞鑒，近讀致蔣總司令蒸元巧三電，苦心體國，自應欽佩，竊維革命事業，個人絕無自由，爲黨工作，尤宜服從紀律，當仁不讓，百折不回，乃革命同志應有之精神。先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四十餘年，慮控愈奮，再接再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副司令本爲總理之忠實信徒，豈肯自鳴禮讓，臨大難而高蹈乎？不講民族主義，

則世界大同，萬難實現，除去武力奮鬥，則反動餘孽，何能肅清，姑息養奸，粉飾太平，爲患將來，禍延子孫。副司令老謀勝算，於此亦曾思及乎？且不用兵力，自行退讓，決不能謂之和平統一，假令我國四萬萬民衆，對張宗昌皆消極退讓，俯首帖耳，惟命是從，想張逆雖兇，亦決不致於無的放矢，空逞兵戈，兵戈固不逞矣，然而在倒行逆施暴戾恣睢張逆統治之下，得能謂之和平統一乎？故真正和平，在乎黨治下之真正統一絕非消極退讓，而能促其實現也，抑知背叛中央之殘餘軍閥，其猖獗橫行，並不亞於張宗昌，陰毒險惡之改組派，其欲破壞本黨之野心，較張宗昌爲尤烈，想副司令洞明世態，早已鑒及，故宣誓就職，出兵鄭州，以消滅改組派爲己任，以肅清殘餘軍閥爲職志。現在殘餘軍閥，並未肅清，改組派尙未消滅，國家有亂，或戡或止，要皆非努力奮鬥不可，豈容坐墮全功，潔身引退乎？願副司令抱定素志，貫徹始終，不必聽信奸言，誤認反動軍閥爲武裝同志改組派爲總理信徒，應與蔣總司令一心一德，共體時艱，繼續努力，擁護中央，剷除反動餘孽，完成革命使命，冒陳數言，敬祈鑒察，中國國民黨綏遠省歸綏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叩。

民衆團體之警告

南京市民衆團體警告閻錫山

電云，太原閻副司令百川先生鈞鑒，頃見報載先生致蔣主席元電，有邀蔣主席同去各節，深爲駭疑，竊先生受命中央，坐鎮西北，榮位已極，足證信賴，當此反動隙伏，羣逆反側，先生應如何竭盡智力，同止亂禍，前見先生與張司令長官聯名擁護中央之電，全國民衆，正深慶幸，乃言猶在耳，先生復發此違反黨紀，破壞國家之謬論，臆先生以爲洋洋其詞，可愚羣衆，殊天下耳目，絕非一手可掩，司馬之計，路人可知，惟先生素以和平相倡導，而國家現在之需要統一，又爲全國民衆所要求，尙望先生顧全一往之令譽，及舉國之輿論，毅然猛省，則亡羊補牢，尙爲未晚，倘必一再執迷，拘執成見，須知民意難拂，輿情可畏，勢至國人羣起逐之而后已。首都民衆竊爲先生惜也，拘誠陳詞，卽希察納，南京特別市商民協會整理委員會工人團體指導委員會農民協會婦女協會學生聯合會整理委員會叩。

杭州各界電呈中央嚴厲制裁閻錫山

電云：南京國民政府鈞鑒，閻錫山妄發通電，要挾鈞府主席退任，新舊中委會議，重定國是，破壞黨律，弁髦紀綱，儼然以封建軍閥自居，倘不嚴予懲儆，則將何以爲國？仰祈鈞府乾綱毅斷，迅予依法嚴厲制裁，以剪叛逆而利調政，勿任迫切，杭州各界慶祝浙江底定三週年紀念大會叩巧印。

江蘇省商民協會詰質閻錫山

閻副司令百川先生勳鑒，捧讀我公致介公元電，無任惶惑，略陳其愚，幸我公有以教之，夫以黨治國乃總理之遺訓，我公既受命於黨，當以黨之意思爲意思，只有黨的自由，而無個人的自由，奈何不請命中央，而遽出強介公一同下野，實行禮讓之語爲耶？介公爲本黨忠實領袖，對於肅清反動，尤有磊落光榮之歷史，方今反動餘孽尙未全弭，所倚重於介公者甚巨，且黨之責任亦毫無諉卸之可能性，況天下爲公，並非私人之所，又何庸禮讓爲耶？抑又聞之，馮煥章素以善瞻風色爲擇得地位之資，終至身敗名裂

爲社會所不齒，我公歷史悠長，幸堅決意志擁護中央，以煥章爲前車，勿致有累盛名，則幸甚矣。江蘇省商民協會整理委員會彙印。

上海市商民協會忠告閻錫山

太原閻錫山先生鑒，讀蒸電，曷勝貽愕，國民方慶統一之成，其蘇有望，先生忽假巧詐之辭，竊據爲懷，夫禮讓爲國，僅能施之於封建之時代，而不能行之於民治之民國，蓋蔣介石同志之職權，爲全國人民所賦予，中央黨部所付託，自不容以個人之私意爲依違，亦不容以私人之意志爲進退，出處有自，任重有責，於此而言禮讓，不啻舉全國而讓之反動餘孽，黃台之瓜，豈堪再摘，多行不義，必將自斃，先生卽爲黨國計，甯不爲自身計耶，殷鑒不遠，覆轍可循，尙望翻然悔悟，勒馬懸崖，爰實愚忱，（下略）

江蘇省工整會斥閻禮讓爲國謬說

各報館轉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級民衆團體均鑒，聞太原閻副司令錫山有蒸電致蔣主席，勸以禮讓爲國，相約下野之說，聞悉之下，駭異萬狀，按禮讓雖係高風，然僅遂其

種種之節，無裨生靈，今當革命之初，權利可讓，天職不可棄，古者受命於國，義無反顧，蔣主席爲政數年，蚤作夜思，勤力勞心，功效既張，民望咸歸，無如四野叛徒未除，封建餘孽未清，每起反動之時，一若巨浪掀天，不旋踵而卽告平定者，悉賴蔣主席一柱撐之也，方今統一告成，百端待興，有賴於蔣主席肇劃整頓者更鉅，况吾民過去所感受痛苦，莫過於內亂，反側一日不除，吾民一日不安，內亂一日不靖，吾民一日不甯，蔣主席歷年征討，剷除孽障，爲功爲罪，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乃閣副司令於此舉國愛戴中央倚畀之時，欲挾蔣主席以俱去，其假譴讓以鳴高自誤猶小，其置生民於不顧，居心誠未可測也，敝會爲代表全省二百萬工人利益之團體，爲本身利益計，爲國家前途計，認爲蔣主席之去留，實舉足輕重也，故謹通電擁護，使蔣主席得以安心執政，竟其爲國爲民之全功，不特敝會之幸，實我四萬萬人民之福也，尙望全國一致呼應，無任翹企之至，江蘇省工會整理委員會巧印。

無錫縣工整會電閣嚴重詰質

太原閻副司令勳鑒，近閱報載，先生致蔣總司令勅電，欲以禮讓之說，相約下野，黨事交之黨員，國是還之國人等語，循誦再三，莫名懷疑，意者此電之所發，爲僉壬所竊弄，而非先生之本意，否則先生負黨國之重任，豈不知受命於黨，祇有黨的自由而無個人之自由，且效忠黨國爲黨員應盡之義務，更何有權利之可言，方今時常訓政，建設方殷，責任之重，一髮千鈞，外之壇坫折衝，解除束縛，內之綏靖地方，優裕民生，而整躬率屬，使政治循其正軌，日進不息，要爲施政之要端，所宜全國同志一致負荷而爲鞏固中央之圖者也，然則先生斯時正宜翼贊中樞，功昭匡弼，與蔣主席砥礪切磋以昌總理之遺範，而指國家於磐石庶不負全民之厚望，何以計不出此輒乘內憂外患交侵之秋，欲以禮讓之曲說以墮黨國之巨功，縱先生表白清蘄。其如人心淆惑何，况夫禮讓之說，爲專制時代所崇尚而非革命軍人所宜言，必欲強人禮讓，坐使反動份子失其鎮懾，致內訌甫平之中國，重生變亂，先生老成謀國，誠不知果屬何心，黨紀人口，恐不能爲先生諱矣，是否左右潛假，僉壬竊弄，非敵會所能懸度，尙希覆示真相，以釋天下之疑，臨電曷勝盼切待命之至等語，事關黨國安危，如荷贊同，卽希一致主張，以表民意而正

人心，是所盼禱，無錫縣工整會叩馬，

海外僑胞之聲討

中央僑務委員會通電痛闢閻錫山

中國國民黨海外各級黨部，各團體，各報館，并轉全體僑胞均鑒，頃閱閻錫山致蔣主席蒸元等電，以禮讓爲國之苦，作相將下野之請，措詞荒謬，駭異殊深，慨自統一告成，訓政開始，編遣計劃，期在實施，不幸去年以來，南北反動迭起，互相勾結，搆亂稱兵，幾使統一初基，復成割據之局，懲前毖後，言之痛心，前者中央推心置腹，付以重託，昇閣副司令之職，待之不爲不厚，乃討唐之墨汁未乾，而蒸元等電之謬論突至，淆亂視聽，違背黨國，其勸蔣主席下野，不啻使革命大業失墮，而淪中華民國萬劫不復也，本會念民國締造艱難，凜戰亂之不容再起，用是迫切電陳，尙祈海外同胞一致主持正義，方闢邪說，以壓亂萌，無任盼企中央僑務委員會巧印。

南洋各屬僑胞聲討閻錫山

緬甸總支部來電云，（銜略）閻錫山狡狴險險，包藏禍心，近發脅蔣主席下野電，逆跡益著，請嚴厲討伐，剷除禍根，以伸國紀，

南洋英屬雪蘭莪支部來電云，晉閩請蔣主席下野，居心危害黨國，請卽下令討伐，新加坡來電云，閻逆違法干政，壞黨國，懇明令討伐，同志誓為後盾，居鑿支部第七分部叩敬，

南洋新加坡居鑿支部來電云。閻錫山藐視中央。危害黨國。請速聲討。以遏亂源。

南洋英屬豐盛港分部全體黨員來電云，閻錫山背叛黨國，請討伐以除民害，

南洋新加坡合舍分部全體黨員來電云。閻錫山立說荒謬。破壞統一，請卽聲討伐以肅黨紀。

駐暹暹羅支部來電云，銜日鈞電悉卽轉各級黨部查照。當此內亂方平調政開始。倘有敢妄發野心動搖國基者。卽為叛逆。請加討伐，職會全體同志。誓為後盾。駐暹暹羅支部全體黨員叩。

麻坡第一分部來電云。請蔣主席堅持黨部到底。勿聽閻氏奸計下野。閻氏叛逆已甚

懇請勸以討伐蘇坡第一分部濞。

毛淡棉遊支部來電云閩錫山背黨叛國，逆跡昭著，請嚴厲討伐，屬部誓爲後盾，怡保來電，晉閩叛逆昭彰，請下令討伐僑誓爲後盾霹靂，福建公會徑。

南洋英屬總支部來電云：閩錫山自光復後行同軍閥自固地盤附和袁黎馮張曹段等賊，破壞黨國，罪惡萬狀，現又用掉閩手段操縱西北軍權，再行不軌，中央堅決申討，屬下誓爲後盾。

新加坡鄭螺生電云，中央黨部暨國府鑒，閩錫山自光復後，行同軍閥，自固地盤，附和黎袁馮張曹段等賊，破壞黨國罪惡萬狀，現又用掉閩手段，操縱西北軍權，再行不軌！請中央堅決聲討，屬下誓爲後盾，

霹靂第二分部來電云。晉閩目無中央請明令討伐以肅紀綱。霹靂第二分部全體同志叩馬

芙蓉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鈞鑒，晉閩藐視中央，謬發宣言，陰謀操縱，危害黨國，請飭國府嚴申討發，肅亂源職部黨員誓爲後盾芙蓉支部叩巧。

南洋新加坡黨員黃吉宸來電云：中央黨部轉閱百川先生鑒閱公電勸蔣蔣席主同時下野，息嫌讓賢今試問今，誰能學衆望有才有功者何人，請表白，如不表白，決有不執行勸，必不出華僑所料。

庇能支部來電云。閱逆叛變危害邦本，望即捷伐，勿予姑息。庇能支部馬。

南洋英屬雪蘭莪第一六分部來電去，閱賊背叛黨國，請即明令討伐，屬部同志，誓爲後盾。

南洋英屬雪蘭莪第十三分部來電云，中央黨部轉蔣主席鈞鑒，百川電勸主席下野，請以黨國前途爲重鄭，勿墮奸謀，并澈底奮鬥爲禱

南洋英屬新加坡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暨國民政府鈞鑒，閱迫蔣主席下野，立說居心均險測，欲延長內亂，破壞統一，此間同志，莫不憤激請聲討，以伸國法，

荷屬帝文支部來電云。閱錫山之電。意欲搖撼中央。危害黨國。其妻費蔣主席下野。居心尤不可問。請一致駁斥。并請嚴懲。以維法紀。

南洋英屬霹靂第九分部來電云。閱錫山向來自無中央。此次反抗。尤爲不法。請速

討伐。以伸正義。

緬甸毛淡棉支部暨閩粵僑民來電云，閩錫山背黨叛國，請嚴厲討伐。

西堤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國府鈞鑒。閩賊不顧國家安危。膽敢迫蔣主席辭職。乞即下令討伐。職部誓爲後盾。安南西堤支部。

庇能來電云，中央黨部鈞鑒，閩逆叛變，懇速撲滅。庇能第五分部叩皓，

新加坡來電云：中央黨部暨國民政府鈞鑒，閩錫山藐視中央，危害黨國，請速聲討，以遏亂源，居鑾支部叩養。

新加坡來電云：中央黨部并轉國府鈞鑒，閩錫山立說荒謬，破壞統一，請即聲討以肅黨紀，令金分部全體黨員叩養，

葡屬帝文來電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並轉各黨部報館團體均鑒，閩錫山之電，意在搖撼中央，危害黨國，其要脅蔣主席下野，居心尤不可問，請一致駁斥，並請嚴懲，以維法紀，帝文支部。

南洋英屬來電云：閩逆錫山向來目無中央，此次反抗，尤爲不法，請迅討伐，以儆

正義。露露第九分部。

緬甸仰光支部來電云：閩逆破壞統一，存心危害黨國，請嚴行對付，職部誓為後盾。

南洋雪蘭莪第三四五七八分部來電云：吾閩倒行逆施，破壞大局，危害黨國，請即明令討伐，以伸黨紀。

美洲各屬僑胞聲討閩錫山

加拿大來電云：晉閩謀叛，妄逞干戈，請大張撻伐，以固黨國。加拿大維多利亞支部叩馬。

秘魯利馬支部來電云：閩素奸猾取巧，近更包藏禍心，妄發謬論，冀黨之破裂，以遂其箕箒之好夢，海外同志同胞，莫不同深憤慨，請明令仲討，以肅紀綱而絕亂萌。

美國羅省支部來電云：蔣主席鈞鑒：閩於電，圖謀危黨國，請主持正義。

檀香山總支部來電云：閩氏蓄意搖撼中央，邪說獎亂，為黨紀國律計，亟宜討伐，

請勿寬縱。

美國總支部來電云：轉蔣主席鑒：反動派謀危黨國，務懇澈底奮鬥，勿萌退志，謹率全體同志一致擁護。

加拿大總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轉蔣主席鑒：反動派危害黨國，請澈底奮鬥，同人一致擁護。

利馬支部來電云：國府鈞鑒：閻索奸猾取巧，近更包藏禍心，妄發謬論，黨黨國之破裂，以爲其毀譽之奸謀，海外同志同胞，莫不同深憤慨，請明令伸討，以肅紀綱，而絕亂萌。

秘魯利馬分部來電云：閻妄發謬論，謀危黨國，請明令討伐，剷除反動根株，完成真正統一。

古巴總支部來電云：南京中央黨部轉閻錫山鑒：政府以編遣圖強，萬勿以見異而而思遷。駐巴古總支部叩巧。

美國總支部來電云：閻錫山違反中央主張，妄生異議，迭經訓導，仍不知悔改，其

心謀不軌，已可概見，務懇迅予討伐，以安黨國，而慰僑望。

三藩市來電云：中央黨部並轉國府鈞鑒：閻錫山違反中央主張，妄生異議，迭經訓導，仍不知悔改，其心謀不軌，已可概見，務懇迅予討伐。以安黨國，而慰僑望。駐美國總支部頓。

墨西哥下加加省末部支部來電云：閻錫山言行乖謬，破壞統一，危害黨國，請即討伐，誓爲後盾。

歐洲僑胞聲討閻錫山

倫敦總支部來電云：南京中央黨部鈞鑒：閻錫山電脅蔣主席下野，措詞惡逆，目無黨國，查閻氏軍閥餘孽，鄉愿性成，陽做和平，陰蓄異心，今乃於各方反動救平之際，又圖倡亂，亟應討伐，以伸國法。倫敦支部敬。

利物浦支部來電云：閻氏本係北洋軍閥，不明黨國大義，前年馮玉祥由京偕同北去時，既懷背叛黨國之心，此次致蔣主席之電，其叛跡益著，請鈞台轉咨國府，明令討伐

，無任企盼。利物補支部皓。

澳洲僑胞聲討閩錫山

澳洲總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鈞鑒：閩錫山妄為謬論，脅將委員俱去，叛跡已著，與其姑息養奸，毋寧早派申討伐，永絕亂源，黨國幸甚。

菲利濱總支部來電云：據各方消息，閩氏背叛黨國，其心已露，務請嚴詞痛斥，如仍執迷不悟，當即革職討伐，屬部誓率全體黨員為後盾。

菲律賓總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并轉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閩逆錫山，意存反抗，發電狂妄，逆跡昭彰，請首罪魁，神人共憤，請迅予開除黨籍，革撤本兼各職，明令討伐，肅清反動，以利統一。菲律賓黨員吳記荅叩敬。

菲律賓總支部來電云：中央黨部並轉國府鈞鑒：據各方消息，閩氏背叛黨國，其心已露，務請嚴詞痛斥，如仍執迷不悟，當即革職討伐，屬部誓率全體黨員為後盾。駐菲總支部

南非洲總支部來電：中央黨部鑒：閻錫山倡戡亂不止亂之謬說，其立心勾結反動份子，再啓變亂，罪不容誅，請即忍痛用兵，以弭後患；并轉介石同志，既荷黨國要託，無權息肩，應本大無畏精神，貫徹先總理遺志，宵小要脅，無須顧慮，僑警爲後盾。

朝鮮支部來電云：閻錫山大發謬論，詆毀中央，破壞和平統一，罪不容誅，請即討伐，以伸黨紀，屬部誓爲後盾。

輿論之鍼貶

什麼是個人中心的武力

「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這又是閻錫山號電中一句冠冕堂皇的話。本黨從北伐起，到現在爲止，不斷的奮鬥，無非在努力打破「個人中心的武力」；使一切軍權，屬之於黨，還之於國家。極度的個人中心的武力，不用說是像從前曹錕吳佩孚孫傳芳一般的軍伐，早被我們革命的軍隊打破了。北伐完成以後，編遣會議的目的，就是在

使個人中心的武力變為國家的武力。所以，照預定的計劃，編遣會議之後，還準備舉行國防會議。編遣會議是消極的收縮的，國防會議却是積極的擴展的，這不免使人要懷疑了，既要收縮，又何必擴展？此中關鍵，就是要從個人中心的武力變成黨國中心的武力，也是明白的顯示，個人中心的武力不可有，黨國的武力却又不能無。過去的軍人，以軍隊為私有，以軍隊為個人買賣空的憑藉，軍隊的系統不分明，組織不嚴密，只求其多而不求其精，所以有賴於編遣會議決定善後的方案。但是，在世界上立國，又那裏可以沒有武力作和平的保障，因之便想由國防會議把從個人手中收回來的武力，重加整理，使其成為強而有力之黨國的武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是沒有一天不在努力打破個人中心的武力。然而編遣會議以後，障礙迭出，原因就在反動軍人要保持他們個人中心的武力，不得不作最後的掙扎。所以，實行編遣會議的議決案，就是在努力打破個人中心的武力；凡是沒有誠意奉行編遣會議議決案的軍人，想阻礙這編遣實施的軍人，無論他所用的方法是硬性的或是軟性的，顯然是想保持他個人中心的武力。

中央過去對於整理軍隊的工作，都在國人耳目之中。單就最近說：五院院長蔣日告

全國軍人書中，最重要的意義，就在勗勉全國軍人「須視軍隊為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為個人之私產」，以為軍人的「存亡之分榮辱之別，全繫於為公為私之一念」。蔣總司令告誡軍人文中，尤諄諄着重於「我軍人尤應知軍隊皆為黨國之軍隊，一惟黨國的命令是從」的一點，既然個人中心的武力不可有，黨國的武力又不能無。國家有了武力，就不能沒有統率軍隊的人；要辨別這武力是以黨國為中心的還是依然以個人為中心的，就在看統率的人，是否能夠絕對服從中央命令的一點。（中央日報）

自欺欺人多言何益

什麼是個人中心的武力，什麼是黨國的武力，我昨天已大略的加以辨析。不過現在時局的問題，還不在乎空言的辯論，而在乎有切實的辦法，和有了辦法是否有誠意去實行。假定發言的目的，只在假借名目，淆惑聽聞。不要說他所假借的名目所發的議論是背時代違民意的，就算說得入情入理，而言與行違，則正如蔣主席發電所說：「文電往還無補高明，不過徒災梨棗」罷了。

蔣主席對閻錫山所說的兩點，是最切實最簡單的。(一)自行取消職讓引退之議；(二)實踐請馮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實施編遣。所以閻錫山如果真有誠意，應該有切實的表示。關於第一點，閻如果認為蔣主席和三院院長各地黨部團體勸導他的話是對的，就爽爽快快取消下野之說，服從中央的命令，負起責任來；否則，要是固執己見，就該實行向中央辭職，自己先「禮讓」起。關於第二點，政府既然決定令馮玉祥出洋，並且已把旅費都撥付了，在閻個人決沒有任意束縛馮玉祥自由的權力，閻如果還知道服從中央命令的話，那惟有即日撥付旅費，任馮出洋；否則，就該把所以要求束縛馮玉祥自由的理由明白宣布出來。至於實施編遣，閻既主張「個人中心之武力，是黨國之障礙，應一齊交還于黨，再實行編遣」——見閻號電——，就該把他所管轄的軍隊，立刻交還於黨。要是所答非所問，巧言詭辯，康熙字典裏的字固應用不盡，但以國貧財困的中國，電報材料的損失，已着實可觀；也不過徒見其自欺欺人罷了！

閻錫山的有否誠意，要看他對於這兩點有沒有切實的答覆。(中央日報)

檢查閻錫山錯亂的步法

自閻錫山補行就職宣誓典禮，直到發出蒸電時，爲時僅十有九日。自發出蒸電直到現在，爲時僅十有三日。

在這一極短的時間內，閻氏的步法，非常的錯亂，我們現在加以一度的總檢查，爲之揭載如后：

一 閻氏在補行宣誓時，曾說：「今後錫山必于整頓的黨統一的團八個字上十二萬分努力，以報黨國」；但在發出蒸電時却掉過頭來說：「錫山決意下野，以遂初衷」。這個所謂「初衷」，我們雖然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到什麼時候止，但是我們把它仔細比較一下，這就是一個矛盾。

二 閻氏在發出蒸電時，既說：「讓讓爲國」，又說：「在野負責。」這又是一個矛盾。如若消柄下野，就不能再負責任；如要下野，同時又要負責，這不知是矛盾到什麼地方的政治主張！這樣，如果在野的所謂幾個大人物都要隨時來負責于涉政治，結果不但不能止亂，反要造亂。

三 閻氏在蒸電上既明白的說出，「決意下野，以遂初衷」，但同時在同一電報上

，却又提出解決國是的主張來；提出解決國是的主張是積極的，決意下野是消極的，在閻一電報上，就有這兩種絕對矛盾的態度！同時却又挾國府主席以俱去，以為只要和蔣主席一同下野，才有辦法；我們真不能了解這種神妙莫測的辦法。

四 閻氏一面主張以禮讓為國，決意下野，一面却又用挾的手段去勸諫或脅迫國府主席去實行他自己的所謂『禮讓』，這不知道是什麼『禮讓』？

五 閻氏以為『種種糾紛，由於三大異議，救濟之法，在合三屆執監』；閻氏以為三大異議的，是因為有若干指派的代表，不合黨章，應予取消；但在他自己個人方面却提出聯合三屆執監的主張，要求實行，這是何等矛盾悖謬的事！

所以吳稚暉先生說：『三大遵循舊例，從事救濟，尙為難證；百公全部指定，豈非將成魔王乎？』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深切著明。

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由閻氏錯亂的詞句上面，可以明瞭閻氏矛盾的心理，並斷定他的步驟是非常錯亂的。我們現在再從事實方面看：閻氏一面有電報致政府，說：政府如果對他不滿，不必勞師動衆，只要一紙命令，即可解決，但是我們看他最近調兵扣軍

，封閉報館，監視中央在北平的機關，這種「非禮讓」的態度，是一紙命令所能解決的嗎？所以我們從閻氏這種顯明的自欺欺人的說話上考察，曉得閻氏這種步法是越走越亂，不至鬧成大亂子不止。我們現在以為唯一的辦法，我們只有希望中央以主持正義維持統一的革命精神，以黨的力量和黨的命令，從最有效的方面，制止閻氏錯亂的步驟，使華北的民衆，在飽受了饑饉災禍以後，不再受人爲的師旅的災害！（上海民國日報）

對閻錫山氏進一忠告

——華北的經濟界的危險——

中國整個的經濟生活，已陷於貧困的窘象，而華北經濟界，更有瀕於破產的危險。民國十八年的經濟界，只長江珠江兩流域，順應自然的趨勢，略有進步；而黃河流域，非特無若何的成績，並受有非常的打擊。茲爲詳論如次：

據專家告報，去年華北一帶，如陝甘晉豫察綏等省，即大部份在閻錫山管理下的，無不遍遭旱災，河北復遭水患；被災之區，陝甘全省，冀晉豫察綏各占全省面積三分之

二、災區之廣，爲空前所未有；有此巨大的天災，對於經濟生活上的影響當然很多；（一）人口減少，（二）農產物減少，（三）工商業停滯，（四）銷費力減少；因此種種關係，去年華北經濟界遂受極大的打擊；各大工廠商店倒閉的爲數已夥，現有的多不能支持；即以北平天津兩埠銀行銀號而論，去年倒閉的共計有十六家；（記者在六日論節約運動時已列舉，茲不贅）又據本報北平四日電：「社會局報告：自二月一日起，商店無力請停業者二百三十五家」。

平津兩埠銀行銀號商店倒閉的原因固然因爲國都南遷，營業蕭條，而其最大的原因還在人口減少，農產物減少，工商業停滯。

華北整個經濟界是這樣，現在我們再從實際上觀察民衆的生活。下面的記載是根據據申報零碎的報告：

（一）北平

單就中國濟生會與朱子橋合辦的粥廠來說，食粥者每日有三千人。

（本年一月五日）

最近貧民的統計，有四十三萬餘人。

(本年二月十二日通言略)

(二) 陝西

據該省民衆聯合會來電云，陝西災民死亡者已達八十餘萬以上。

(本年一月六日)

洛陽全縣人口九萬一千零五十四口，內中極災民已達六萬九千三百十三口，因餓而死亡者五千八百六十七口，流亡者共九千三百二十二口。

(三) 河南

(陝縣)中國濟生會報告：今秋收成僅穫十成之二三，有未成熟即被土匪所劫者，以致每日死亡，以全縣計，約在數百，奇災慘禍，令人酸鼻。

(豫西)豫賑務會電告，靈縣凶災及戰禍損失，統計全量損失約值銀二百餘萬。

(四) 綏遠

綏遠十七縣今冬凍死者一萬五千人。又據聯合社一月十三日北平電：美國新聞記者

克拉克氏由衛河回北平，據云：在數月之內，北方災民因凍餓而死者，至少有二百萬人，在過去八個月六百萬之居民中，餓死者至少亦有二百萬人。

目前華北的經濟地位與民衆的生活，已到了這樣危險的地位，閻錫山氏是北方政治上軍事上的領袖，是代人民管理政治的，對於目前這種險象，當然應該明瞭，變氏在明瞭以後，應當有怎樣的辦法呢？

我們曉得，閻氏是素唱「保境安民」高調的。閻氏能不隨北洋軍閥勢力以俱倒，或許就是倡保境安民的結果。現在我們雖然不知道閻氏的政績如何，但是我們仍然希望閻氏不要放棄保境安民的願望；不過我們要重新解釋一下，「對外」要保境，「對內」要安民。對外要保境，才是爲民族，爲國家；對內要安民，也才是爲國家，爲民族。假如統統的說起來，對中央，對他省，也要保境安民，這就是割據的軍閥，結果，境不能保，民也不能安。這是閻氏應該慎重考慮的一點。

保境安民是有這樣的意義，所以保境是安民的先決條件，安民又是施政的先決條件，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因爲境之不保，民何所託？民無所託，民何所安？假如民無子

總了，縱有良好的政治主張，又到什麼地方去設施。

閻氏處在天災流行的華北，我們不能像好講災異的史家說，這是閻氏的警告，但是事實上說，閻氏必須要設法安民，這是一個最緊要的問題。但是安民是有條件的，必先要保障和平統一，因為民在和平統一之下才能得安的。假如閻氏不顧華北的奇災慘禍，只顧要強行自己奇特的政治主張，要包辦全國黨務國事的大權而亂動起來，這樣使華北在饑饉之後，又加之以師旅，弄得民無子遺了，還談什麼政治主張？但是民衆是不好兼悔的，窮則一變；那時造亂禍民的，結果還先食遼亂的惡果。

所以我們以為閻氏處在華北的地位在目前時機是無路可走的，只有下面的兩條路

- 一 放棄奇特的政治主張，服從中央；鞏固和平統一，先安華北之民；
- 二 交出政權，單獨的自動下野，華北災民由中央用移民移粟的政策來謀救濟。

對閻氏蒸電之商榷

一，整個的黨，統一的國

我們一提到整個的黨，就馬上想起黨爲什麼不能整個？一提到統一的國，也馬上想起國爲什麼不能統一？黨不能成爲整個，一定是有了叛黨的在裏邊攪；國不能成爲統一，一定是有了叛國的在裏邊攪。那麼，要使這個不整個的黨成爲整個的黨，其所採取的方法，究竟是應該把叛黨的取去了好呢？還是把叛黨中存留着好呢？要使這個不統一的國成爲統一的國，究竟是應該把叛國的消滅了好呢？還是對叛國的姑息着好呢？如果把這些叛黨叛國的人們依舊存留着姑息着，他們依然是亂攪不已，勢必攪到黨亡國亡而後止。這不是要求整個的黨和統一的國的完成，是要把整個的黨和統一的國送給叛黨叛國的人們，讓他們隨意去亡好了。不然的話，就非互相肉搏，就非開除逮捕是萬萬不可。因爲一經叛黨叛國，便爲黨紀國法之所不許，到不管他打的是什麼旗幟，念的是什麼口訣，更不管他是自命武裝同志也罷，自命總理信徒也罷。要知道已經腐爛了的果品，棄之不爲可惜，食之適足傷生啊。

二，黨是決諸黨員

中國國民黨有一定的組織系統，也有一定的會議法規，凡屬黨員，自然要遵從這法規而會議，不用說，個人還須按照系統而加入組織的。就組織系統來說，最高的有全國代表大會，最低者有區分部；就會議法規來說，全國代表大會有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法規，區分部有區分部的會議法規。沒有不參加組織的黨外黨員，更沒有脫離系統的黨外組織，在黨的系統的組織之內，各個黨員按照法規而會議，這就叫做黨是決議黨員。若是破壞了這種組織系統，違反了這種會議法規，而另外讓各個黨員自由會議，決定黨是，這樣就連黨章都丟棄了，黨是更向那裏找呢！在目前本黨的現象，並沒有叫黨外人來決定我們的黨是，一向就是黨是決議黨員的。舉一個例來說吧，去年三全大會的出席代表，那一個不是黨員，一連開了許多天會，便是決定「黨是」的！黨是決議黨員的根本方式，我們認為一定是這樣才是合法的。

三、黨員對黨

一個從入黨這一天起，便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了，這就是說：只有黨的自由，

沒有個人的自由。在今日黨治之下的政府官吏，不是屬於本黨黨籍的，還可以講說個人進退的話，要是屬於本黨黨籍的，則只有遵從黨的決議，只有服從黨治下政府的命令，高蹈遠引，共息仔肩，這話在黨員對黨服務的意義上，不但講不通，而且就不許這樣隨便講的。這並不是誰限制了誰，原來黨就是這樣吩咐的。至於說到「實行黨的議決案」的話，那更是不成問題的，從有黨以來到現在，就是這樣辦法，無須乎「自此以往」纔「實行」。若謂以前之議決案爲無用，則今日所議決者，到明日仍可推翻，如此翻來覆去，還成什麼議決案，還有什麼實行的可能？這不是把議決案當成兒戲是什麼？（山西農國日報）

確定革命觀點

自從閻副司令蒸電發出後，我們認爲與黨國有重大之關係與影響，曾很鄭重的以「一個根本認識」，作爲一度之正式商確，繼續元朋各電，覺得閻副司令之反覆陳說，無非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之意旨耳。不過居於今日之革命場合，確定革命觀點，乃爲吾人

當務之急，若舍此觀點而作個人之言動，無論屬於有意或無意，其得錯誤之結果，實為在所難免，所謂革命之觀點者何？即本黨總理以黨治國之精神，而付之中央以行其事者也。申言之，即擁護此以黨治國之中央者為革命，為同志，反對此以黨治國之中央者為反革命，為叛逆，此種觀點，如能明瞭，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所謂「千鍾打鑼，一鐘定聲」是也。非然者，則各有各之觀點，各言其言，各行其行，換言之，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雖有千言萬語，皆不足以解決糾紛而尋得是非之真諦也。

吾人既確定革命之觀點，更舉此觀點而一評當局之文電，則庶乎量長短者有度尺，稱輕重者有權衡，倘棄度尺而首長短，棄權衡而首輕重，皆為盲目之論斷，一若人吾對於時局之觀察，離開革命觀點而妄事評議，勢必陷於毫釐千里之差而不自知焉。縱觀閣副司令各電之宗旨，不外「止亂」，「護讓」，「調和」三者，蓋以止亂為目的，而以護讓調和為手段者也。吾人試問亂何自起？倡亂者果為何人？欲答此第一問，必須尋起亂之根源，欲答此第二問，必須指出倡亂之角色。經過一年來之事實證明，叛黨叛國者層出不已，以致黨國不安，變亂紛乘，此種責任，不應綏之於中央，而應遺之於叛黨禍

國之反動份子，正惟中央負此戡亂之責任，方使黨國轉危為安，轉禍為福者矣。苟非中央以戡亂為止亂之手段，則黨國早已淪亡於叛逆者之手，焉有今日討論戡亂止亂之餘暇哉！是中央之討伐背叛軍人，明除背叛黨人，均不得與排除異己或武力統一者所可同日而語，故亦不得不以此為止亂之唯一應走之途徑也。然則閣副司令與中央止亂之目的，可謂初非二致。惟以禮讓與調和為止亂之手段，則勢必如治絲益棼，愈弄愈糟。

首言禮讓。試觀背叛者之無論為黨人或軍人，皆以自私自利為立場，而以滿足個人之私慾為其唯一之目的。其所希望者為地位，其所懷慕者為地盤，苟與此叛徒講禮讓，勢非資之以地位與地盤不可，此種叛徒苟得有地位地盤為根據，則禍亂黨國之程度，必更加數倍，吾人斯種推測，並非臆斷，實有各叛徒之已往歷史為之證明者也。然則此種借寇兵而齎盜糧之方法，其何能以止亂？

至所謂調和，在本黨之革命立場上，本屬難通之論。即就事實言之，亦無從行之可能。在黨國之內，既有背黨叛國之份子，復經中央加以討伐開除之處分，則是證明背叛者，已離開主義，離開革命，而與黨國為敵對。換言之，一切背叛黨國之分子，即為

今日革命之對象，革命者對於此輩，只有努力消滅，絕無調和之可言，蓋對敵人講調和，即無異投降於敵人，亦即無異拍賣革命。革命而至於拍賣地步，非特不足以言止亂，甚且因此而引起大亂矣，烏乎可！

吾人對於閻副司令之文電，誠不欲多所責難，但願閻副司令確定其革命觀點則幸矣。更願國人皆能本此觀點相與共同努力，以求真正和平之實現。（山西民國日報）

封建思想的表現

一個人的言動，都是從思想發生的；我們要研究一個人的言動，先得明瞭他腦筋裏裝着的是甚麼思想？懂得這個，然後曉得一個人言動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乃是有根源有線索可尋的。所以，如果錯誤的思想不能更變，錯誤的言動是不會驟然改變的。反過來說，錯誤的思想裝滿了腦裏，縱然因環境的督責而潛伏一時，終究是阻遏不住有意無意的會表現出來的。

本黨的精神，根本與封建思想不能並存。滿腦裝着封建思想的人，根本不得黨。

雖然他以大勢所趨，僞於與「和民意的權威，暫時把封建思想壓伏下去，似乎也同站在黨的指導之下；但是久而久之，他終於禁不住潛伏着的封建思想的衝動，把封建思想的舊面目，暴露了出來。

從「禮讓爲國」起，走錯的路是犯了同樣的毛病。「禮讓爲國」，是把國家看作一二個人的私物，是可以私相授受的，當然是封建思想的遺毒，不用說了。但是他還怕人懂不得他這句話是從封建思想發生出來的，於是不憚辭費，又加上「在野負責」一句妙話，做他的詮釋。在野和負責本是一句矛盾的話，黨裏的任何個人，因爲黨國賦與「職」，才說得上「負責」並不是個人天賦有與人特別不同之處，離開了黨國賦與的職位，雖和其他黨員和國民一樣負有黨員一分子和國民一分子的责任，但是便談不上什麼「在野負責」的妙話了。所以「在野負責」，完全是英雄思想的表現，自以爲天賦的智慧權力有比衆不同者在。這種思想的推演，消極的展開是「禮讓爲國」，是「在野負責」，要是積極的進取起來，就不免要帝制自爲朕即國家了，這不是封建思想又是什麼？他不懂黨，又不敢反黨，談黨又脫不了封建的思想，於是「三代同堂」的怪論。忍不住竟大膽的

說了出來。黨的精神，是重在組織的系統，和鐵一般的紀律，決沒有以個人意志任意轉移的餘地；如果組織的系統打破，紀律蕩然，於是甲一個主張，乙一個主張，還成什麼黨呢！而他偏偏要拿個人的意旨，打破黨的組織，蔑視黨的紀律；却又看錯了黨裏中央委員的產生和地位，牽強附會，把封建思想具體的表現了出來。

我們看了以上的事實，知道錯誤的思想不糾正，錯誤的言動終無法避免。我們不去根本剷除這種封建的思想，錯誤的言動必然要層出不窮，是無疑的了。（中央日報）

康有爲與閻錫山

世皆知康有爲以保皇爲職志，反對共和，與民主思想極端刺謔，終其身與國民革命爲仇敵，對於國民黨始終保持其典型的宗法的頑固面目。就革命黨之立場而論，固一反動之元兇，厥罪無可恕；倘從其忠於一姓，信其所守，行其所信之愚忱，視一般朝三暮四操守不堅廉恥道喪者又爲儉薄之世風中所不可多覩者矣。吾人於是乎有感於今日不離乎仁義之言而實狼毒其心之大小叛逆也，弼玉祥之陰賊險狠，庸生智之反覆性成無倫

矣，獨閻錫山於諸逆肅清和平情成之際，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欲以董卓曹操之故技賴冠始奠之國基，且又先之以和平之口號標榜於世，繼之以禮讓之名威脅長上；始無論現在之中央自蔣主席各院長以下，莫不抱最大之犧牲，以完成革命，維護黨國，而歷次叛亂者，亦未有不受革命嚴厲之處置；持衆志成城之決心，具百煉成鋼之武力，以臨毫無信守局合獸聚之反動，精神與物質，俱操必勝之算，而反動叛逆終不能逃其自己所掘就之墳墓，所謂以卵投石，燈蛾撲火，徒爲蒼生悲愴太息而已也。革命之所以異於改良者，爲其有不妥協不猶豫之獨立不拔之精神也；近代科學的革命運動之所以異於前代帝王易姓之改換朝廷者，爲其有天經地義之主義爲其信仰之圭臬，爲其有百折不撓之勇氣爲其鼓勵也。吾人痛恨人心風氣之頹靡淪喪，實對於至死不變之康有爲，稍加恕詞；反切齒於叛變無常之馮唐諸逆；因之，則提心吊膽於現正大翻花樣之閻錫山也，閻錫山以山中立見重於南北，視人爲鵠蚌，已居緩衝，軍閥過之而紛爭不休，革命遇之而難澈底，造成一帝國主義與軍閥交相可以利用之橡皮工具，一切禍亂之源，皆由於陰風吹火，其爲革命之反動，與康有爲明目張膽者無殊，其爲爲之叛徒，國之妖孽，社會人心禮教倫常之賊

子，其罪大惡極，浮於康有爲萬萬倍。且康有爲之極端行爲，一方面固足阻礙民主勢力之發展，然而因其封建頑梗，愈使人明瞭于皇室之黑暗腐敗，愈使革命意識深入人心，而不可遏抑之革命怒潮反沛然莫之能禦。蓋黑暗與光明，分外清晰，社會視聽，極易明了，是非善惡，判然各別，從違取捨，自有準則，不煩世人之模糊徇恍也。自有騎牆中立游移者，淵跡於革命範圍之內，而革命遂現灰色之容，亦稍稍失却國人之重心；自蠅蝠中間獨立者，脫離於革命之外，而革命竟成隱謎之局，國人幾以背惡叛逆之心厭棄革命；而革命乃發生根本之危機。是則騎牆蠅蝠中立中間之徒，其影響於革命者固非任何革命原始認爲革命對象者所可比擬也。吾人深思革命久不成功，重苦人民，當怪革命領袖之對於叛逆，事過過於寬恕，而革命方略，亦間有敷衍不徹底之嫌，今茲吾人敢斷言曰，禍中國者，乃蠅蝠派也，使康有爲而不能始終保皇，亦若後之儀態萬方者，恐康雖一棺長蓋，而其肉骨不足食也，使閻錫山長此欲挾中間之地位，搆弄國事，甘爲中國現代唯一奇怪之蠅蝠，則直康有爲之不如矣，必遭極慘酷之結果，吾人痛恨蠅蝠，然亦不忍其竟作此不祥之蠅蝠也。（文化日報）

背叛黨國必做唐逆第二

自國錫山氏蒸元兩電發出，南京，上海，廣州，青島，江蘇，浙江，山東，廣西，及海外黨部，與民衆團體，羣起糾正其謬，並請中央嚴處。武裝同志如張學良，何應欽，陳銘樞，何成濬等，均去電闕氏質問。闕氏素以穩健著稱，而以一電之乖謬，乃爲民衆所共棄，袍澤所指摘。由此足覘是非之分，順逆之辨，人心之向背，固非一二野心家所能顛倒黑白隻手掩蓋天下耳目也。

何成濬同志謂：「闕若不幸竟爲所誤，必定失敗……如有背叛黨國者，必做唐逆第二，」寥寥數語，已將軍人離開黨，離開中央，離開民衆之結果道破無遺。蓋今日全中國民衆之所渴望者爲社會之安定，國家之統一，而社會之安定與國家之統一，則必自建設鞏固之中央始。故今日吾人救國之唯一途徑，舍鞏固中央擁護中央莫由。若有獨夫，必與要求安定與統一之民衆爲敵，以破壞統一安定，則民衆亦必將其消滅而後已。此桂系，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之所以相繼敗亡，而以「不願內爭」相號召之闕先生，所

以終於不能不參加討馮討唐諸役者也。

惟世間事每多令人不能索解。作繭自縛，執刃自殺者，實繁有徒。良以今人之行動，往往不能免於環境之包圍，私慾之衝動，縱號自知極明，審事極透，自信極深，見火炕之當前，猶盲目躍進，若有人背後驅使者然。如閻先生者，聲討馮唐，文電，墨瀋未乾，陳師河洛，爲討逆而犧牲之將士血肉未冷，曾幾何時，向之曰馮唐爲叛逆者，今乃將躬踐其覆轍矣，向之指馮唐爲黨國罪人者，今將集中其視線於閻氏矣，蓋真所謂唐逆第二耶！（中央日報）